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四 十 六 號

第 一 四 一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十 六 日

紐 約

目 次

第一百四十一會議

	頁次
一七〇。臨時議程.....	1
一七一。通過議程.....	1
一七二。繼續討論依據憲章第四十三條所締訂之特別協定與聯合國軍隊組織	1

文 件

與第一百四十一會議有關之下列文件載於：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特別補編第一號。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軍事參謀團主席致祕書長函，內附關於聯合國會員國調供安全理事會遣用之軍隊組織方面之一般原則之報告書(文件 S/336)。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三號。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副代表致祕書長函(文件 S/338)。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二年

第四十六號

第一百四十一次會議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一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PARODI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波蘭、敘利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一七〇．臨時議程(文件 S/373)

一．通過議程

二．依照憲章第四十三條所締結之特別協定與聯合國軍隊之組織

(a)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美國出席安全理事會副代表致秘書長函(文件 S/338)。

(b)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軍事參謀團主席致秘書長函，內附關於聯合國會員國調供安全理事會遣用之軍隊組織方面之一般原則之報告書(文件 S/336)。

一七一．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七二．繼續討論依據憲章第四十三條所締訂之特別協定與聯合國軍隊組織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就憲章第四十三條所稱的特別協定從事總辯論。

名單上既無其他發言人，本人擬以法蘭西代表的資格發表意見。

以前發言的同仁惠予提及我國一向對於國際安全組織問題所採取的立場，本人首先要向他們致謝。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前，法蘭西代表一再主張國際聯合會應該有一種武力，使它能夠維持它的決議及權力。Léon Bourgeois 在日內瓦曾採取這種立場，法蘭西在金山會議也採取這種態度。最後，憲章第四十三條有這種規定，於是這種理想終獲實現，我國深以為幸。法國出席軍事參謀團的軍事代表始終信守這種傳統。他們本着客觀實際的精神，努力工作，以期釐定一種他們認為可以在最好的條件之下切實實行憲章第四十三條的規則。

毋庸我說，我們仍要本着同樣的精神，在安全理事會裏設法消除軍事參謀團報告書裏面所表示的意見紛歧之處。

本人欣悉諸君在就報告書從事總討論時，紛紛力言我們當前任務之絕對重要。第四十三條的確是憲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條。世界人民對於聯合國的信任，全球輿論對於這個和平組織的支援大半要看這一條如何實施而定。倘能確保實施憲章第四十三條，聯合國便能夠證明她不僅是一個討論的場所，而是真想擔負她的任務，充分履行她的責任。

反之，倘若削弱聯合國的權力，我們的努力必會失敗。這是毋須本席力言的。

可是我們之必須研究軍事參謀團報告書，不但是因為憲章第四十三條在憲章體系中所佔的地位以及在輿論上所佔的重要地位；而且從我們現在所擔承的整個工作上看來我們也必須研究這個報告書。從我們現在業已開始研究的裁軍問題看來，這個由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三號。

² 同上，特別補編第一號。

蘇聯代表團發起的偉大工作，其成敗完全要看世界各國所可依賴的安全程度而定。

本人從前已經說過，有人以為即使在向裁減軍備作第一步努力以前，便須先有一種完備的安全組織。這種意見是法蘭西代表團認為難以接受的。反過來說，我們業已說過，據我們的意見，安全的每一階段應該與裁軍的某一階段相表裏，而裁軍又可以加強安全。然而安全的步驟必須首先採取，這仍然是正確的。

我們不應該稍存幻想、軍事參謀團報告書，自從提出以來，便在我們現在的工作上佔一中心位置。整個裁軍工作，完全以此為轉移。若干代表團業已特別聲明，在憲章第四十三條付諸實施以來，暫就裁軍問題保留立場。倘若我們不幸失敗，失敗的結果便會影響到現在在安全理事會職權下工作的幾個最重要的委員會。

再者，由於另一理由，我們也應該非常重視軍事參謀團的報告書。自從上屆大會以來，聯合國的工作至少可以說不能充分令人滿意，本人認為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業已着手研究的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原子能問題，另一個是整個裁軍問題，這兩項研究工作由於程序方面的困難進展非常遲緩，直到現在為止，並未達成具體的結果。

現在有了軍事參謀團的報告書，我們開始從事第三項重要的研究工作；這也是和平創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個成分。倘若在最近幾個月中，在這個第三方面也不能獲得較為滿意的結果，那便會有損於聯合國本身的威信。至少本人認為必會有損於安全理事會的威信。倘若如此，下屆大會必要對我們嚴加責難。本人認為開始詳細研究軍事參謀團報告書時，必定要記取這一點。

為公允起見，我們應該承認軍事代表團業已就某種總概念與大多數要點，取得該團全體代表的同意。

若干代表團，尤其是比利時代表團，力言現在向我們所建議的制度中的某些弱點，這種指摘是很有益的。他們特別指出，報告書中並沒有提起大國間的衝突這一點。有人答復說，倘若大國之間發生衝突，這就超出了憲章的範圍。在那種情形之下，便要適用憲章第五十一條。

同時，在現在情勢之下，要實行一種全面安全的制度，便會引起現在幾乎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這是毫無疑問的。可是我們應該記取，倘若我們能夠制定一種安全制度，除了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間的衝突以外，對其他任何衝突均可適用；那麼，我們不但是達成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成就，而且也使大

國的關係更感安全，觀察過去數年的事件，可以充分看出，小衝突時常是大衝突的前奏，小衝突時常引起大衝突。將這些衝突局部化，用我們的程序來解決這些衝突，且有可供聯合國調遣的軍隊來支持，這是一種莫大的進步，也是和平莫大的保障。因此我們決不應該輕視我們現在所要做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這種研究工作值得我們作最大的努力。

前幾次會議所從事的總討論，使那些參加軍事參謀團的各國代表團，有機會把他們的軍事代表在技術方面所採取的立場，向我們重新申說一遍。本人認為大家應該了解，這不過是開始。各國代表團現在應該設法協助調和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種工作上，我們無疑的又要遇到不幸在去年沿成的並使國際關係趨於惡化的一種猜疑的態度。一方猜疑，便會引起其他方面猜疑，這是猜疑的一種特點。聯合國自成立以來，工作大受影響，正是因為這種猜疑。

蘇聯代表向我們發表的言論，據本人看來，多半是出於事先猜疑這種國際軍隊制度”多半是由於恐怕這種軍隊會成為某些國家的工具，在某些場合下不能為聯合國的和平目標出力，反而為某些國家的政策所利用。

本人認為我們從事研究的時候，必須把這一點記在心頭，設法使所有這種危險悉能避免。我們了解蘇聯代表團關於這一點的意見，便可以希望設法向蘇聯代表團提出保證。從另一方面來講，蘇聯代表所採取的態度使我們懷疑他要設法事先使國際軍隊不能發生實效。蘇聯代表團也應該設法避免這種態度。我們不得不希望我們能夠以這種互相了解的努力來解決我們現有的困難。

本席不擬就報告書中仍未達成協議的各點，一一有所論列。在本席以前發言的各位代表業已做過這種分析。本席只想舉一個例，就是各國的貢獻應該平等或等值的問題，我們業已聽見的言論，多半均已提出了這個問題，認為這是一個要點，這是很對的。

蘇聯代表向我們解釋說，據他的意見，為求避免一個常任理事國濫用權力起見，各國的貢獻必須平等。倘若各國的貢獻只是等值，便會引起若干常任理事國佔優勢的危險現象¹。倘若蘇聯的提案並不是要按照各常任理事國的能力來編組國際軍隊——因為在那種情形之下，平等的原則就是說各國的貢獻都應與最小的一分貢獻相等——而正與這相反，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四號，第一三九次會議。

是說軍事參謀團應該先斷定國際軍隊應該如何編組才能夠切實履行它的任務，那麼，法國代表團便欣然接受蘇聯的觀點。所謂如何編組，就是說海陸空軍的成份如何及憲章所規定的便利尤其是基地如何。

倘若能就這一點獲致協議，那末軍事參謀團如先照這樣將所需的國際軍隊決定以後，再根據事先所定目標，設法按照各國貢獻平等的原則而非按照等值的原則規定軍隊的各種構成份子，那末，我們認為這是有利的。

本人要想指出，蘇聯代表承認了五個常任理事國的能力各不相同，因此他主張的各國貢獻絕對平等的原則也可能有例外，這便是承認他所主張的辦法，實際上也有困難。因此，我們認為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爭執，並不是不能藉坦白討論而獲解決的。這個問題只是一例而已。

Mr. Gromyko 發言時，向法蘭西代表團提出特別呼籲。在我們這方面，我們準備本着合作和誠信的精神，將法國出席軍事參謀團代表所採的立場重加檢討。可是我們主要的目的，在力求國際軍隊有效。不過合作的精神，不能時時出於一方。現在本人也要請求其他代表團，同樣予以合作。

Mr. LANGE (波蘭)：我國代表團及我國政府異常重視憲章第四十三條及其實施問題。憲章第四十三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可以有軍隊供其調遣。我們認為這是國際組織方面的最大進步。我們認為這一條規定乃是本組織與以前的國際聯合會主要不同之點。因此我們要竭盡我們有限的力量促成這一條早日實現。

我們面前有軍事參謀團就軍隊編組問題所提出的報告書。軍事參謀團已就某些要點達成了全體一致的協議，我們對此深感欣幸。軍事參謀團各代表所業已一致同意的各點似乎非常明顯，本理事會大抵不會有所異議。本人以我國代表團的名義，聲明我們贊成軍事參謀團所同意的各點。在從事詳細討論時，我們也許要就其中若干點提出若干技術性的建議，可是不會涉及基本的協議。

本人一方面因為軍事參謀團對於若干要點業已達致協議而感覺欣慰。同時也因為它對於其他若干點——若干非常重要之點——發生爭執而深感遺憾。本人此時不擬討論這些點，因為我們以後當然要詳加討論。屆時本人當然有機會表示本人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

因此本人此時祇想提出幾個概括原則，我國代表團認為在研究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這個問題時應該顧到這幾個原則。第一，本人要指出這個

問題的圓滿解決與切實裁軍的密切關係。法蘭西代表剛纔業已提到這兩個問題間的關係。本人擬再進一步並強調聲明，倘若要解決當前這個問題，就非同時澈底解決目前亦正由理事會處理的裁軍問題不可。

憲章第四十三條規定各會員國將若干軍隊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這條的目的在充實安全理事會的力量，於必要時，有若干軍隊為其決議的後盾。

各會員國供其本國使用的軍隊愈小，則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愈大。倘若我們並不裁減軍備，倘若我們反而增加國防軍備，那末，安全理事會顯然必需擁有一支很大的軍隊纔會有力量。否則軍力太小，不會有任何軍事和政治的意義。

因此，我們應該考慮迅速解決裁軍的問題，要使各國供給安全理事會調遣的軍隊確實成為本組織的有效工具，這是非常必要的步驟。這是本人要提請各位理事注意的第一點。

其他一點，本人可以稱為保障問題。我們把軍隊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我們便使我們的理事會擁有某種權力。本人業已說過，本國政府絕對贊成把這種權力交與安全理事會。可是本人認為政治組織和立憲政府有一項總原則，我們授予權力的時候，也必須同時規定一種防止濫用這種權力的保障。

本人絕對信任聯合國的憲章。本人現在談到必須有所保障，以免有濫用我們交給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情事，想不致有人對此發生誤會。本人特別注重這種保障，因為本人所代表的乃是安全理事會的一個非常任理事國；大概中小國家都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

上面業已說過，本人不想在這個階段討論報告書所載的各種爭點。本人祇想舉出幾個例子，來證明本人何以認為我們交給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在某種情形之下，可以被濫用於其他目的。

舉例來說，我們現在有軍事參謀團多數代表的提案，主張由安全理事會與會員國商訂協定，規定某些會員國——大概是些大國——可在其他會員國的領土維持軍事基地，或駐紮它們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

本人認為這種辦法有被人濫用的可能。某些大國可以利用安全理事會的多數使在其他國家領土駐紮軍隊之舉成為合法。本人不想在目前討論這個問題的正當解決辦法。可是本人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防範的措施當然是需要的。

安全理事會使用的軍隊，大部份要由安全理事

會常任理事國供給。可是中小國家都不在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列。本人認為所有這些中小國家的代表都會重視這種防範的措施。

還有一個需要這種防範措施的例子。那就是關於以前討論過的各國貢獻應該平等或等值的原則問題。本人認為各國貢獻應該等值的原則，可能被人利用，來改變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兵力分配情形。本人認為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有人利用憲章第四十三條來達到與聯合國憲章起草人原意不相符合的目的。

本人希望本人現在提出防範措施的問題，不致有人誤解。本人的意思並不是說，本人所舉的例子將來一定會實際發生；也不是說，有人有這種用意。當一個國家制定憲法時，其情形也是如此。保障個人權利以免國家組織權力侵害的問題，仍舊沒有被人忘記。我們在討論因把軍隊供給安全理事會使用而產生的新權力時，也就必須處理同樣的防範保障問題。

本人提到防範保障問題，絕對無意對於本組織的任何會員國的用意有所影射。國家憲法制定的時候，也是同樣的情形。憲法中載有關於保障民權的條款，並無意對於制定這種憲章的國家的用意有所影射。

以上所述，就是本人要就當前報告書所提的兩個要點。本人保留以後在對此報告書作比較具體的討論時再行詳加討論的權利。

最後，本人要再度以我國政府的名義表示我們十分重視各國將軍隊撥交安全理事會使用的重要。我國政府誓對安全理事會表示擁護。任何辦法，凡能協助解決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間之爭執者，我國政府無不贊助。

主席：名單上已無其他發言人，請問是否有其他代表要想發言？

Mr. EL-KHOURI (敘利亞)：本人不擬在這時再就這個問題發言，因為本人已在上次會議說明了我國代表團的意見。

本人現在祇想把本人那一天所說的話再說一遍。就是這件報告書應該在安全理事會裏研究，不應該發交一個委員會審查。

現在總討論既已結束，本人建議把軍事參謀團的報告書當作一個工作文件在安全理事會裏逐條研究。

本人動議安全理事會現在進入討論這個問題的第二個階段。

主席：我們現在要就我們如何審查這件報告書的方法發表意見。

理事會可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在安全理事會討論這件報告書，第二種辦法是設立一個委員會。倘若本席並未記錯，比利時代表並未表示在這兩種辦法之中他究竟贊成那一種，他祇是主張說倘若採用第二種辦法，所設的委員會就應該由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參加。本席認為這第一點可以認為業已解決。就我們的工作組織而言，究竟是由安全理事會本身工作，或者是由委員會工作，都沒有關係。因為本席認為就這問題的重要來言，無論是工作委員會開會，或者是安全理事會本身開會，各位理事都得出席。不同之點就在倘若我們成一個工作委員會，我們就可以作比較不正式的討論，於必要時我們可以舉行非公開會議。

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也會有不利之點。就是我們在工作委員會所業已作的討論，以後也許還要在安全理事會重複一遍。

據本席看來，現在的情勢就是這樣。英聯王國代表已經說他贊成設立工作委員會。不知道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對這問題是否尚有其他意見。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團贊成由全體理事逐點討論這個報告書，反對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或者設立一個所謂的工作委員會，或者成立一個由理事會全體理事組成的委員會。

本理事會或者其他像原子能委員會這樣的機構，為何要設立特別委員會，為何要設立不公開的委員會，或者是可以不向報界及大眾公開的委員會，我們始終沒有聽見這有什麼充分的理由。

有時候有人說這樣一來各國代表發言可以比較徹底，可以比較坦白。我們不能接受這個意見。我們不知道各國代表何以不能在本理事會徹底地坦白地發言，就如同在任何委員會裏發言一樣。

軍事參謀團業已舉行祕密會議達十四個月之久，還沒有就許多問題達致全體一致的意見。我們認為這項問題，這些正待世界輿論裁判的重大原則，惟有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全世界人民及報界監視審查之下，加以自由而坦白的討論，纔能達到全體一致的協議。

此外還有實際的問題。倘若把一個問題發交委員會審查，那末委員會審查之後，還要向全體理事會提出報告。倘若我們參考過去的歷史，便知道像這種問題和原則，有許多代表有時要遣派助手出席，許多代表要在委員會裏就重要問題提出保留，又在全體理事會裏提出保留。辯論都要重複。我們必須

把這個報告書向下次大會提出，現在已經感覺時間短促了。倘若我們逐點討論這件報告書，於必要時使非常任理事國有機會就業已達成協議的各點表示意見，這樣我們認為工作進度可以快些。

同時可以訓令軍事參謀團繼續工作，或者參照理事會就各點爭執所作的討論及所提出的建議把這幾點再加以研究。本人記得英聯王國在這方面說過，軍事參謀團所遭遇的困難之一就是它所要解決的許多問題，純粹是屬於政治性質的¹。這些政治問題，祇有在本理事會裏纔能夠解決。

我國代表團贊成在本理事會而不在委員會裏徹底充分討論這些問題的原則。

Sir Alexander CADOGAN (英聯王國): 本人主張將這件報告書發給由理事會全體理事組成的委員會討論，或者發交一個工作委員會討論，隨便你稱它那一個名稱均無不可。我坦白地說，我作此主張的理由，是因為本人認為倘若我們在這種機構裏審查這個報告，在比較不正式的會議中，在非公開會議中審議這件報告書，我們的工作就可以大為推進。本人知道，如果主張採用這種步驟，便有人立刻斥為祕密外交。當然這種譴責是毫無意思的。這種委員會的工作結果，以後要全部公開報告，絕無祕密協定，祕密公約，這一類的東西。

贊成採取我所建議的步驟，也是有些理由的。第一，倘若我們舉行非正式的不公開的會議，便比較容易避免一種要作長篇大論的趨勢——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要作長篇大論的式誘。討論問題的時候，比較能夠實事求是。再者倘若某國代表團主張某種觀點，可是有覺得可以讓步以期達致全體一致的協議，那末在非正式會議中，比較在公開會議中易於採取讓步的態度。

可是本人不得不承認最近我們也有這種程序的前例。然而據我們的經驗，結果頗欠良好。討論有重複的趨勢。這是不應該有的現象。由全體理事組成的工作委員會，倘若能夠達成協議，就應該把這個協議具報，理事會本身當然循例備案。可是據以前的經驗，如果我們採取這種程序，恐怕所有的討論都要重複一遍，所有的言論，也要重複一遍。

因為這項理由，本人不擬堅持以前所作設置工作委員會的建議。當然這件報告書也可以在安全理事會裏在大眾面前同樣的充分徹底和坦白的加以討論。本人贊成這種徹底而坦白的討論。可是，本人

的確認爲我們也許可以找着一種較為迅捷的方法來處理這件事，這件事已經耽誤得很久了。

主席：本席剛纔收到敘利亞代表的決議草案如下：

“總討論既已結束，茲建議將軍事參謀團報告書視作工作文件，由安全理事會逐條加以研究”。

請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是否要就這件決議草案發表意見？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本人要向主席提出一個問題。倘若我們在安全理事會裏對於某數點不能達成協議，那末我們要作何種決定？我們是否要有所決定？

把尚未獲致協議的各點加以討論和研究，這是一回事。就這幾點採取決定，這另是一回事。本人要請主席把敘利亞代表提案中所主張的步驟，作一比較明確的解釋。

主席：現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的要點，是要直接由安全理事會依照本理事會經常所遵照的規則，將這件報告書逐點加以研究。本席希望我們能就所有各點達成協議。倘若不能，本席認為本席就不能不把那些仍需討論的各點提付表決。

本席認為這是我們始終遵循的步驟。如無異議，本席即擬遵照這種程序。

本席現在將敘利亞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提付表決。

當經舉手表決，敘利亞代表團所提出的建議案以九票通過，棄權者二。

贊成者：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中國、哥倫比亞、法蘭西、敘利亞、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

棄權者：波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本人對於這個提議的本身並無異議，可是對於這個建議的解釋則不能完全同意。本人不知道安全理事會究竟能就現在仍然爲各方所爭執的各點真正徹底討論到如何程度，更不知道安全理事會究竟能就軍事參謀團所提議的各點真正討論到如何程度。

我們可以採取另一種方法。在討論軍事參謀團報告書中各種爭點以後，我們可以訓令軍事參謀團再度設法就軍事參謀團和安全理事會不能同意的各點達成協議。這一種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絕對可行的。本人認為在方纔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與其由理事會就尚未達成協議的各點加以討論後就作成決定，還不如採取上述由軍事代表團重加研究的方法比較妥當些。本人認為本人剛纔所提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四十五號，第一四〇次會議。

的方法比較便利；因為我們在開始的階段，便立將所有各點加以討論，並且作成決定，而不再就這些問題作更徹底更詳盡的討論，尤其是不由軍事參謀團再作更徹底更詳盡的研究；那麼，我們便會處於一種非常困難的場地。我們也許不能就軍事參謀團報告書中最重要的一個爭點作一積極的決定。

Ca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團對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剛纔所發表的意見，大體完全同意。諸君當然記得，本人以前發言贊成由全體理事會討論這件報告書的時候，已經說過，有幾條可以發回軍事參謀團，請它參照理事會就這幾條所作的討論和所提出的建議重新研究。舉例來說，對於第十六條及第二十五條所建議的各種條文，都是我國政府所能同意的。倘若要付表決，本人便感覺難以決定究竟投票贊成那一個條文。這兩個條文如此相近。本人深信有許多我們認為差別很小而不是直正原則上的爭執的條文，是可以由軍事參謀團解決的。

當然有時是我們能夠決定的。我們可以獲致全體一致的協議。有時在討論之後是可以付表決的。然而本人認為有時安全理事會要把某一條發回軍事參謀團重議。因此，在這個階段，如果規定一種一成不變的硬性規則以表決各個條文，我們認為這是不智之舉。我們應該留待理事會在我們討論到某一條的時候斟酌決定。

Mr. LANGE (波蘭)：本人贊同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認為此時倘若就我們如何進行的方式制定一般規則，實嫌過早。本人認為我們心中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獲致協議。我們應該視需要情形，採取一切方法；這完全要看本理事會各位理事在討論報告書時所表示的態度而定。

我想我們對於某些條文是會同意的，那時我們就可以表決的方式表示我們全體同意。可是我們發現不易達成協議的時候，我們可以把報告書發回軍事參謀團，或者發交一個特別委員會，對這個特殊問題再加研究，這樣，我們可以使用各種方法，以便達成協議。本人認為我們在這個時候就這個問題說所可說的話只此而已。

主席：本席認為我們不應該再就這一點多加討論。依照我們的議事規則，安全理事會主席對於辯論進行的方法頗有斟酌的餘地。主席必須照他認為最能獲得具體結果的方式，斟酌行事。當然，安全理事會隨時可以把一個問題發還軍事參謀團繼續研究。

達成協議是我們最關切的事。倘若不能達成協議，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辦理？剛才有人認為我們應該先對這一點大致加以決定。可是本席認為我們不必先行作此決定。本人想要聲明，據本席的意見，軍事參謀團今後應該隨時聽安全理事會的指示，我們隨時可以將任何問題發交軍事參謀團再作技術的研究。同人中有人主張我們不僅把我們要向軍事參謀團徵求意見的技術之點發交軍事參謀團，而且亦可請軍事參謀團重新討論，以便達致安全理事會所不能達致的協議。這種建議是否得當，也許必須由我們作一決定。這是不是最好的辦法，本席並無絕對的把握。可是這種辦法當然可以在適當的時候加以考慮。

因此，本席建議我們只研究如何就現正討論的各點達成協議；而將我們將來應該如何辦理一點，留待將來討論。

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是否應該立即開始將軍事參謀團的報告書作一詳細的討論。可是本席先要向諸君提出一個問題：是否應該正式請軍事參謀團在本理事會研究期間繼續工作，不必等待先就現有爭議各點作一決定？本席認為軍事參謀團仍有工作可做。軍事參謀團或者可以依照安全理事會所作的決定向我們提出其他辦法。無論如何，軍事參謀團如能立即開始討論業已審議的問題所當然引起的其他問題，至少可以節省時間。

Mr. JOHNSON (美利堅合衆國)：主席，本人贊成主席的建議。倘若敦請軍事參謀團在理事會詳細審查現有報告書的時候，研究本問題的軍事方面，本人認為這是得計的。

主席：如無異議，這件建議便已通過。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並無異議。可是據本人的了解，軍事參謀團現正從事這種工作。

主席：本席認為蘇聯代表所說的情形是對的。可是本席又認為軍事參謀團現在從事的工作，宜以安全理事會所作的決定為根據。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我國代表團對於這種建議並無異議，可是我們認為本理事會討論這個題目時，軍事參謀團代表不要自行開會，而在此間列席，以便聽取理事會各國代表就這個報告書所作的討論，所發的意見，以及所提的建議。倘若如此，將來某一條發回軍事參謀團審議時，軍事參謀團對於本理事會就該條所發表的意見便可充分明瞭。

主席：軍事參謀團現在有代表在參加我們的會議，本席深信軍事參謀團主席一定注意澳大利亞代表所表示的希望。

Mr. LANGE (波蘭)：主席！本人充分同意主席的建議及澳大利亞代表所提出的一點。這次會議既然有軍事參謀團數位代表參加，本人想向他們提出下列請求：我們討論軍事參謀團報告書時，請參謀團各位代表再度檢討他們所不能獲致協議的各點；倘若能夠就其中某些點獲致協議，請他們在我們討論時，把這種結果提出。倘若他們的努力能收成效——本人不知道他們是否能夠收成效——那末我們遭遇困難便可減少。

軍事參謀團是由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組成的。據本人的意見，倘若常任理事國間的各種爭執同時能在軍事參謀團裏解決，那末非常任理事國的工作便可便利不少。

主席：本席認為安全理事會不該建議軍事參謀團的工作究應如何籌畫。諸君已經聽見了波蘭代表的請求，可是本人認為關於這事的決定，不在安全理事會權力以內。

Colonel HODGSON (澳大利亞)：主席！關於主席剛才所作的裁定，本人擬提出一個程序問題。據本人的意見，軍事參謀團不過是本理事會的顧問。因此，我們可以對軍事參謀團有所指示。我們能夠作一決定。本人完全贊成波蘭代表團的意見。倘若我們以理事會的名義作一決定，請軍事參謀團對尚未達成協議的各點重加考慮，我們充分有權以理事會的名義作此決定或其他決定。這正是本人認為應向主席剛才所作的裁定提出來的疑問。

主席：澳大利亞代表與本席之間並無意見不同之處，不過稍有誤會而已。當然，倘若我們作一決定，要把某一問題發交軍事參謀團審議，軍事參謀團必須再度處理這種問題。倘若我們請軍事參謀團重新作一研究，軍事參謀團也必須從事這種研究。

可是據波蘭代表的意見，倘若本席沒有弄錯，他不是要把問題立即發交軍事參謀團審查。本席認為他是要請軍事參謀團繼續交換意見，而不將這個問題發交軍事參謀團審議。

倘若本席有所誤會，就請波蘭代表指正。

在目前情形下，我們就要決定是否要着手立即詳細研究軍事參謀團的報告書。可是在向各位提出這個問題以前，本席要先指出，根據英聯王國代表的請求，推選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的問題要列入下次會議議程。這個問題並未列入本次會議議程；因

此，我們現在不能討論。本席現在不過事先提醒諸君，這個問題要列入下次會議議程。倘若我們不在今晚繼續討論，本席提議我們在星期三午前開會。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主席剛才就英聯王國代表為任命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問題所遞來函說了幾句話，現在本人要就這事說幾句話。主席說，這個問題要列入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議程。可是本人不能同意在對義和約尚未批准生效以前便將任命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問題列入安全理事會議程。在對義和約尚未生效以前，安全理事會不能討論這個問題。

依照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外長會議的決定，關於將來推選特里亞斯特自由區行政長官一事，有些初步工作必須先行辦理。外長會議決定四強代表應該就此事共同磋商。根據本人剛才所說的理由，現在尚未到安全理事會審議這個問題或者有所決定的時候。因此本人不能同意在對義和約尚未生效以前便將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的任命問題列入理事會議程。本人準備與那些前曾由其外長參預這項決定——比較具體地說就是參加本人剛才所提的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決定——的各國代表磋商。實際上我們業已決定今日在安全理事會會議之後會商，本人認為本人宣佈此事，也不會洩漏了很多秘密。我們也許會有結果，也許不會有結果，可是我們仍要向着可望獲有結果的方面繼續努力。

主席：蘇聯代表有用俄語發言的權利。因此，非待傳譯竣事以後，主席不知道發言人所發的言論究竟是否在討論的範圍以內。

推選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問題究竟是否應該列入議程，非待討論那次會議議程時，不能加以辯論。

既然這個問題並未列入今日會議議程，現在便不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倘若英聯王國代表有所解釋，本席請他等到這個問題提出時再依正當程序提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問題是主席本人提出來的。

主席：這話並不完全對。本席不過是事先提醒各位。也許本席不應該這麼做。可是本席並未在這次會議中提出這個問題。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本人不過表示本人並不同意而已。

主席：至於我們究竟應否現在立即開始討論這件報告書，本席認為時間已晚，不如留待以後會議仔細審議較為得計。

Sir Alexander CADGOAN (英聯王國)：本人同意主席剛才所說的話時間太晚，今日不應該開始詳細

討論。關於我們剛才所討論的問題，本人也有一點要申明。

剛才主席裁定說，本人如欲答覆蘇聯代表的話應該在我們討論列有任命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問題的臨時議程的時候再提出。當然本人接受主席這項裁定。可是有一點本人必須申明：我們討論人選時，我們決定實際任命時，而且即使在我們審查所提人選的初步階段，本人希望我們似可舉行非公開會議因為在那時我們究竟是在討論人選問題，本人認為這種辦法是合乎慣例的。我們在設法就各人所能同意的人選獲致協議的時候，在初步階段，最好是舉行非公開會議。本人希望就連澳大利亞代表也同意這種辦法。

本人料想安全理事會下次會議也是一個公開會議。倘若那時理事會決定開始討論任命特里亞斯特行政長官的問題，那末本人便希望主席及安全理事會都同意在討論人選問題時舉行非公開會議。

主席：倘若諸君同意，我們或者可以在星期三午前開會，以便繼續討論軍事參謀團報告書；另外開一次會議，例如在星期五開一次會議，討論我們剛才所提及的問題。

因此，本席提議我們定於六月十八日，星期三，午前十時三十分開會。

既無異議，我們便這樣決定。

（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奧地利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o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lloche, P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í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í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í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í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o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ía Cientí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i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í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Ketab-Khane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荷蘭

N.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s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í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amar'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í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í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í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OR/SC/II/No.46 (S/PV.141)

Printed in U.S.A.

Price: \$U. S. 0.15; 1/-stg.; Sw.fr. 0.50

55-5257-July 1955-125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